



叶广芩《耗子大爷起晚了》：

# 教我们人世间的最初之爱

□文 珍

我小时候时常感到寂寞。盛夏的大中午，一个小孩子边低头看书边在偌大荒凉的太阳地里走，走很远都没遇到一个玩伴……那是一个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独生子女脑海里印象最深的童年场景之一。正因为孤独只能看书，所以早早地就近视了。

那么，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北京小孩也是如此吗？

在城里胡同长大的小孩有玩伴或者还好。但如果在上学，被照顾不过来的父母扔在颐和园里和早已工作的哥哥老三一起生活一年呢？

也许在外人看来如同奇遇一样的经历，在一个7岁的小孩子眼中，仍旧是不折不扣的孤寂：没有玩伴，也没有书读。哥哥每天都要上班顾不上自己，只有北宫门一带的贩夫走卒偶尔带来一点温情。

大人只看到小孩子镇日无聊地招猫逗狗又不事生产，却很难了解孩童的寂寞。这种寂寞和大人的孤独不同，更其无助，因为以有限的生命经验完全不知该如何面对，就这样孤零零地降临到一个此前此后和自己关系都不大的大千世界里，万事万物都做不了主，只能任由大人拨弄。有父母亲眷照顾疼惜还好，倘若没有呢？

我喜欢《简爱》并不是因为最著名的那段对罗切斯特的告白，而是哪怕从小寄人篱下受尽欺辱，简也忍不住要去爱：“我总是抱着娃娃上床，人总得爱样什么，既然没有更值得爱的东西，我只好设法疼爱一个小叫花子似的褪色木偶，从中获得一些乐趣。现在想来可想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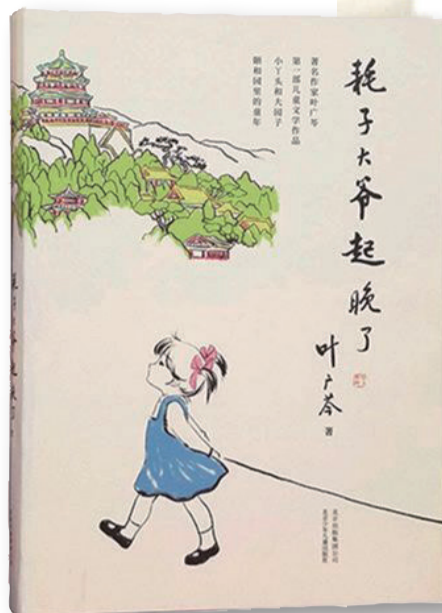
当初我是怀着多么可笑的真情来溺爱这个小玩意儿，甚至还有点儿相信它有生命、有知觉。我不把它裹在我的睡衣里就睡不着觉；只有让它安全地、温暖地躺在那儿，我才比较快活，相信它也一样快活。”一个真正用自己的全部感官和意志力活着的人，去爱点什么的欲望，永远和生命本身一样强烈。这是我很久以后才意识到的，而这情感本身永远不知满足的渴求，决定了这类敏感病人的软肋。黑柳彻子《窗边的小豆豆》里那个因过分好奇被迫一年级就转学的豆豆是如此，《耗子大爷起晚了》里和耗子交朋友的小丫丫也是如此。我看她们，有如照镜一样亲切，而好的童书的标准，也许正在于能否唤醒每个人孤独纯粹的童年。

故事开头就是丫丫躺在床上百无聊赖，看耗子大爷的尾巴细细地从天花板上垂下。只要是个生灵，是个活物，就有可能当朋友。丫丫的朋友除了耗子大爷，后来又从假山洞里掏出来的乌龟005，此外还有过来走亲戚、夜晚老尿炕的乡下孩子老多。再后来，就是梅子和梅子妈妈。南方女儿竟然是这么精细地养大的：丫丫看着梅子妈妈每天花样翻新地做小炒给她吃，不由得如是感慨。对比自己呢：“老三年轻，没有找到带孩子的感觉，任着我在园子里瞎跑，不怕走丢了，不怕被人贩子拐走，更不怕我掉湖里淹死。我常常想，我要真有个三长两短，这小子怎么跟我妈交代！为了给老三找麻烦，我老盼着我妈淹死。可我偏偏就淹不死。”一个孩子竟可以如此达观或曰浑不吝地谈及生死，

又如此敏感地注意到其他一样在人间不受重视的生灵：“耗子大爷好像一开始就不怕我，每天睡醒了就从顶棚窟窿里钻出来，大模大样地在我的炕上散步，全不把我当回事儿。有时候，我故意闭着眼睛装睡，耗子大爷的一双温温小爪会碰我，那感觉好极了。耗子大爷喜欢我，我也喜欢耗子大爷。”上述都来自第20页。读到此处的读者也许会如我一般由衷说句“幸好”——幸好没有淹死，幸好没染上鼠疫，幸好丫丫后来成了作家。否则，读者怎能有幸知道颐和园里这尘封60多年的一段奇妙动人往事？

小孩子大概真的不怕鼠。记得3岁那年，要从爸爸所在的广播局搬到妈妈的单位电业局里去，就在正式搬家的那天下午，所有大人不知为何都走开了，行李横七竖八地放在客厅，没人理会的我在废旧沙发上的一觉醒来，只见一只秀气的小鼠从沙发底下钻出，一眨不眨地看我。它的眼神并不畏怯，充满好奇。对看了很久，它突然醒过来似的慢慢走了。我因此相信书里面耗子大爷的原型真的源自作者亲身经历。没在深夜里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语人生，那么，幼年没和小老鼠对视过的人呢？

我喜欢这本书的最大的原因，也许还不在于情节活泼、语言洗练、情感节制——这些优点都是太显而易见的——而在于字里行间一种比行文优美更珍贵的平等心。叶广芩先生以69岁高龄首次涉猎童书，却并未刻意地给孩子编降格以求的低幼故事；而是和她那些最隽永动人的成名作一样，娓娓道来地与读者们分享一段血肉灵魂俱全的人生。



我当然不会告诉叶先生：就为了写这篇书评，几礼拜来断断续续翻完了《采桑子》《去年天气旧亭台》和《状元媒》，因为情节多有重合，就仿佛一次又一次随叶先生走过她的家族历经坎坷的一生。书里有金家老到老七的生平，有悲怆而头尾俱全的传奇。而这本《耗子大爷起晚了》里却没有成人世界的反目成仇，只有两个孩子为了求得治尿尿大法齐心协力做蜂窝煤的冲天干劲；没有物是人非的今昔之叹，一切描写都是现在进行时，一切历史都是当下史；而书中的主角丫丫也只有七岁。

七岁也许正是人生最好的年纪。



好在哪儿呢，好就好在人生的序幕刚刚拉开，一个虎头虎脑的小丫头正从幕布里笑嘻嘻探出头来，远处传来琅琅童谣：天长了，夜短了，耗子大爷起来没有啊？

那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各种运动还没有开始。老三尚未娶妻，还在追求女卫生员的初级阶段，离丫丫远去陕西插队也还有数年；颐和园北宫门外的寻常日子，不过就是老李卖的酒又兑了白开水，卤煮店王五得罪耗子关了张，荷花池子有人落了水但好在没淹死。一切动荡残酷尚未发生，丫丫眼中最大的苦楚，不过就是镇日无聊镇日困。

也正因为这单纯未经损毁，自然而然生出对世间万物平等的爱，让这本诙谐易读的小书成为一本翻不尽的人世大书。而我深深记得的，是70岁仍葆有澄澈赤子之心的叶先生本人，在新书发布会当晚寿宴上说：我今天非常快乐……人间没有多少这样圆满的时

刻。我也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拥有。那一刻我眼中的叶先生，恍惚就是耗子丫丫。看世间万物，无不平等可喜；对天地众生，仍旧全心信赖。这样的人，怎可能不是天生最好的儿童文学作者？70年人沉浮，栽过跟头、受过气、颠沛流离过，也有过爱恨，却早已被滔滔汨汨的时间和最深切的悲欢离合淘洗通透了。

我愿向所有人竭诚推荐这样一本如同金子一样经历过淘洗的可贵的小书。它素朴动人得像首童谣，又足以唤回我们每个人失去的童心。人之为人生而孤独，却仍要在各种时刻竭尽全力去爱、去学习，去感受与体察，哪怕爱一只老鼠、一只乌龟、一个小叫花子似的玩偶、一个拿不准是好人还是坏人的人——那也先爱了再说。真正勇敢的爱者总以为有神明庇佑，而爱本身也是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可以支持一生。

那么。这就是一本教给我们世间最初之爱的小书。

## ■短 评

### 中国孩子的童年梦

□周蜜蜜

初识作家周洁茹，是在香港作家协会的一次聚会上。在此之前，我对周洁茹的文名略有耳闻，知道她是出名的“70后”女作家，也知道她的成名之作《小妖的网》，虽然我未曾读过，但是却没想到她会来了香港，而且来到了我面前。

周洁茹告诉我，她也写过一部长篇童话《中国娃娃》，她自己很中意这部作品。如今，这本《中国娃娃》终于由南方出版传媒广东人民出版社重版了。苹果绿色的封面，设计清新，吸引着大大小小读者的眼球。

翻开书页，这是一个甜美、温馨、感伤的长篇童话。童话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茉莉的中国娃娃，在两只蜂鸟的引领下，开始走上梦幻般的旅程。途中，她游历了梦想的世界，从东方到了西方，在黑色宫殿里看见了被缚的“邪恶及其仆从”，继而又遇到了世界各地的娃娃。通过这一个旅程，中国娃娃茉莉找回了自己丢失已久的“勇气果子”和“蓝色的细心”，也献出了陪伴她出生和成长的、同样具有生命力的佩玉。同时，她也找到了朋友，但最终没能保住使她留在幻想世界的童话书，还丢失了回家的钥匙，而最终只能活在时间的缝隙中。

这个童话故事，不难看出有东西方童话文化的影子。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式，构写成童话中的童话故事情节，在书中比比皆是，相当有趣。

然而，作者在这个长篇童话中，描述的主要是中国孩子的童年梦想，所以也有不少中国元素：

我打开衣柜，换上了一件红色的小旗袍，和旗袍放在一起的是大人们给我的玉。大人们告诉我，出门就要带上自己的玉，因为只要你遇到危险，玉就会救你。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玉。

我父亲有一片大树叶，上面写着什么什么“凉”。我认得那个“凉”字。带这个一定有用，不过我们管它叫“扇子”。我拿起桌子上放着的一把折扇，打开它，给蜂鸟们看。

“这上面写着什么？好像是文字。”快乐的蜂鸟总是又快乐又好奇。  
“是的，这是中国字，我想你们不会认得，这个字的意思是‘凉’。”我有点心虚地说，因为这五个字我只认得那个“凉”。

“我可不喜欢‘凉’，不过这些字确实很好看。”快乐的蜂鸟说。  
“好吧，如果你喜欢的话，我会带一本书，我会在路上教你认中国字。”我说。

类似这样的细节描写，为全篇童话平添了一种特别的中国特色。

在阅读这个童话作品的时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原名Charles Lutwidge Dodgson)创作的《爱丽丝梦游仙境》，以及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孙幼军写的《小布头奇遇记》，奇妙的游历，梦幻的色彩，各种各样的趣怪人物、动物和角色，在童眼童心中变化无穷，引人入胜。

另外，作者运用的语言和文字，都是浅易、流畅的，相当适合儿童读者阅读。同时，也会将一些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具象化的角色，就像黑色的“邪恶”、白色的“善良”、蓝色的“细心”、粉红色的“快乐”等等，也应该是使儿童读者喜闻乐见和易于接受的，虽然他们未必能够完全理解，但也足见作者的良苦用心。

正如作者在书的《后记》中所写的那样，“为了找到真相，我开始记录梦境，这个《中国娃娃》的故事，就是那些梦境的碎片。所有的梦，都不会结束。”

《中国娃娃》是周洁茹的童年梦想，也是属于中国孩子的童年梦想。

## 爱是不变的牵挂

——评徐玲长篇小说《最后一次离开你》 □吴正毅

儿童文学作家徐玲的“我的爱”亲情小说系列，每年春季都会在读者的期待中推出一部新作，作品一如既往地围绕着感人至深的“爱与成长”的主题展开，与春日的晴朗温暖相得益彰。今年，徐玲推出的“我的爱”系列第7部小说《最后一次离开你》。作品讲述的是12岁的女孩桑雨落因为父母离异而不得不和妈妈分开，跟着爸爸到外地生活，她和妈妈不断争吵，也互相牵挂，但最终在一次次离别中，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对方，体会到母女之间超越一切的深情。在承袭了“我的爱”系列的亲情主题和温馨风格之外，《最后一次离开你》有别于以往的独特的叙事方式和情节安排，令人耳目一新。

徐玲是一个很擅长给孩子讲故事的作家，在“我的爱”系列前6部小说中，她一直善于设计各种悬念，用一种较快的叙事节奏推动情节的曲折发展，紧紧吸引小读者的目光。《最后一次离开你》中，徐玲没有像以往一样设置复杂的故事情节，而是放慢了叙事节奏，突出了文字的抒情

性，许多段落兼具了散文般优美而舒缓的韵味。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以桑雨落的视角来观察世界和讲述故事，因此对雨落的心理描写细致入微，让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12岁的少女敏感、善意、悲喜起伏的情感世界，从而产生共鸣，深深地喜欢上这个聪敏善良的女孩。徐玲对雨落和妈妈的几次相聚与离别的场景进行了详细描写，每一次深入骨髓的牵挂，每一场隐藏爱意的争执，读来让人动容。正是满布于字里行间生动感人的细节和真挚热烈的情感让徐玲的亲情小说深深吸引了一批读者。

《最后一次离开你》写的是母女之间的深情，有意思的是，在小说中，徐玲故意“交换”了雨落和妈妈之间的角色关系。通常来说，妈妈都是照顾女儿、牵挂女儿的角色，在母女关系中，妈妈对爱的表达也更为直接。但是在这部小说中，离异独居的妈妈余若卉，却成为了被牵挂、被照顾的那一个。雨落拉着妈妈上街买衣服和化妆品，担心妈妈会在做家务的过程

中弄伤自己，听说妈妈家里进了小偷而担心不已；每次通电话，妈妈沉默不语，雨落却絮絮叨叨地叮嘱着妈妈的日常起居注意事项，多次表达“我想你”；当有一次雨落无论如何联系不上妈妈时，小说的情节更是进入了高潮，雨落和其他亲友们一起想尽办法确认妈妈的安危，雨落的焦急之情牵扯人心，她处理事情的能力也让人欣慰。一个12岁的女孩，努力克服距离的障碍，以一种超越年龄的成熟姿态来关心和照顾着妈妈，读者在心疼怜惜之余，定会为孩子身上天生蕴藏着的这种巨大能量而欣喜。当孩子一直被照顾和宠爱时，他们身上的这些优秀品质和处事能力往往就会被掩盖甚至彻底埋没。如果说雨落对妈妈的爱是一条明线，那么妈妈对雨落的呵护就是一条暗线。表面上十分冷淡的妈妈，实际上已经为女儿的新生活做好了周密的安排，她的爱隐在暗处，用心良苦，同样十分浓烈。

小说的动人之处，还在于故事中的每个人物虽然性格各异，但都非常体谅和尊

重别人的情感和生活动，这就让本来忧伤的故事始终有着温暖的底色。雨落的父母离异，雨落非常希望他们能够复合，但她尊重父母的决定，从来不用哭闹或者自残的方式来强迫父母复婚；雨落的妈妈虽然非常思念女儿，却不愿用自己的情绪来束缚女儿的发展，而是尽力给雨落创造独立生活的环境；雨落的爸爸在梳理清楚自己的情感之后决定和妈妈复合，这也是对家庭负责任的表现。而小说中的叔叔、婶婶、雨果、秦叶叶、小葵、高戈等配角，虽然都很同情雨落，但从来直接干涉雨落的家事、不用怜悯的态度来让雨落难堪。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尊重，使得小说展现的世界虽然不完美，却依然美好。

徐玲“我的爱”系列小说中，《我会好好爱你》《我想和你在一起》等较早的几部作品写“在一起”，《就这样陪着你》《最后一次离开你》等作品又开始写“离开你”。实际上，不管是“在一起”还是“离开你”，小说的最后结局都指向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在一起”，也就是亲人们抛开时间、空间、血缘等外界因素的阻隔，最终完全实现心灵的共通共融。这些经历是作为主角的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也是故事中的大人们学会理解孩子、主动与孩子沟通的过程。不管故事如何变化，爱始终是徐玲小说中一份不变的牵挂。

## ■动 态

### 周敏新作《红柳花开》在京研讨

2月26日上午，儿童文学作家周敏新作《红柳花开》创作出版研讨会在北京市文联举行。研讨会由北京市文联、北京援疆和田指挥部、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共同主办，北京作家协会、知识出版社承办。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陈宁、北京援疆和田指挥部副指挥丁胜、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叶梅、北京市文联党组成员惠民等出席会议。研讨会由北京作家协会驻会副主席王升山主持。

《红柳花开》全书以北京援疆和田指挥部和北京市文联、北京作家协会联合组织的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活动——“京疆小记者夏令营”为背景，在精心构思和合理虚构的基础上，糅合了作者近年多次赴新疆参加各种形式文化、文学援疆工作的经验，展示了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援疆战略部署的时代背景下，两地少年逐步互相了解、建立信任，直至结下深厚友谊、同心协力建设美好家园的温馨场面，塑造了具有鲜活感染力的人物形象。

陈宁认为，《红柳花开》书写了北京、和田两地少年真挚的友情，同时以小见大，紧贴扶贫援建攻坚战的时代话题，对于新疆援建工作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作家周敏深入生活、扎根基层的精神值得鼓励，她用强劲的笔力记录时代、书写生活，体现了文学与时代的紧密结合，是一部有温度、有筋骨、有内功的文学佳作。

金波认为，《红柳花开》是特定类型的成长小说，在夏令营的特定环境下，通过集中生活，展现出孩子们的民族差异与共同点，以及临近青春期的心理特征。金波特别赞赏周敏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他认为，当下幻想小说和童话作品居多，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行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有所减少。“现实主义最主要的就是突出‘真’字，‘真’字是现实主义的灵魂。”只有在现实中进行思考，从而产生情感内驱力的作家，才能真正对细节的真实进行有力把握，《红柳花开》注重日常微小的细节，这种儿童现实生活中真正的细节对读者充满吸引力。

(兀 文)

## ■插图欣赏



《布谷鸟的四季歌》插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

儿童文学评论  
·第四五七期·